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二十三回 中計英雄龍潭逢傑士

卻說駱太太贈了一百二十兩銀子與濮天鵬，濮天鵬叩謝去了。駱太太向宏勛說道：“世上冤仇宜解不宜結，今雖未遭毒手，恐彼心不死，受其暗害。你父親服制已滿，正是成就你的親事之日，你可同余謙赴杭入贅，省得在家遇事與他鬥氣。”駱宏勛道：“明日再為商酌。”於是各歸其房安歇。次日起來，著人將徐大爺請來，把夜間濮天鵬行刺，被捉贈金之事訴說一遍。徐松朋道：“幸而表弟知覺，不然竟被所算。”駱宏勛又將“母親欲叫我赴杭躲避”之話，也說了一遍。徐松朋道：“此舉甚妥，一則完了婚姻大事；二則暫避其禍，兩便之事。”駱宏勛道：“我也去罷，祇是母親在家無人照應。”徐松朋道：“表弟放心前去，舅母在家，愚表兄常來安慰就是了。”駱宏勛同徐松朋又與駱太太議了擇時起行日期。駱太太又煩徐大爺開單：頭面首飾、衣服等物，路遠不便多帶，些微見樣開些，也有二十多兩銀子的東西。駱太太將銀取出，單子亦交付余謙辦。余謙領命，三二日內俱皆辦妥，打起十數個大小包袱。臨行之日，駱大爺並余謙打兩副行李。徐大爺又來送行，駱宏勛又諄諄拜托徐大爺照應家事，徐松朋一一應承。著十數個夫子挑起包袱，駱宏勛拜辭母親，帶了余謙同徐大爺押著行李出南門而去。及至徐大爺門首，分付余謙押行李先出城雇船，就留駱宏勛至家內，又奉三杯餞行酒。立飲之後，二人同步出城，來至河邊，余謙已雇瓜州劃子，將行李搬上。

駱宏勛辭過表兄登跳而上，徐松朋亦自回城，船家撥棹開船。揚州至瓜州江邊祇四十里路遠近，早茶時候開船揚州，至日中到江邊。船家將行李包袱搬至岸上，余謙開發船錢。早有腳夫來挑行李，駱大爺、余謙押赴江邊，有過江船來搬行李。祇見那邊來了一隻大船，說：“今日大風，你那小船如何過得江？莫搬行李，等我來罷。”那小船上的船家回頭一看，認得是龍潭鎮上船，滿臉陪笑道：“這位大爺過江？”那大船上人下來搬行李物件，向著余謙道：“那位大爺過江？”余謙道：“不論大船小船我都不管，祇是就要過江的，莫要上船遲延。”船家道：“那個自然。”不多一時，把包袱俱下在船內艙下，上面鋪下船板，駱大爺同余謙進來坐下。天已過午，其風更覺大些。余謙道：“該開船了。”船家道：“是了。我等吃了中飯就開船了。”停了片刻，祇見船家捧了一盆面水送來，道：“請大爺淨淨面，江路上好行！”駱宏勛道：“正好。”余謙接進艙來，駱宏勛將手臉淨過，余謙也就便洗了洗手臉。船家又送進一大壺上好細茶來，兩個精細茶杯。余謙接過，斟了一杯送與大爺。駱宏勛接過吃了一口，其味甚美，向余謙說道：“是的，大船壯觀，即這一壺茶可知。”言猶未了，船家又捧了一個方托盤，下面熱燙燙九個大碗，乃是燒蹄、煨雞、煎魚、蝦脯、甲魚、面筋、三鮮湯、十絲菜、悶蛋之類，外有一人提了一個錫飯罐、兩個湯碗，送進飯來，擺在船中一張小炕桌上，說道：“請大爺用中飯。外有六碗頭與大爺用的。”駱宏勛同余謙清早吃了許多點心，肚中並不餓，意欲過江之後再吃午飯，今見船家送了一席飯菜，又送一桌下席進來，對余謙道：“既他置辦送來了，少不得領他的情，不過過江之後，把他幾錢銀子罷了。”船內無有別人，叫盛飯，用了兩碗，余謙也吃了幾碗飯。吃畢之後，船家進來收去，又送進一壺好茶。吃茶之時，天色已晚。茶後，余謙道：“駕掌恐都用過飯了，該開船過江了。”駕掌答道：“大爺，未見風息，比前更大些，且是頂風。江面比不得河，頂風何能過得？待風一調，用不得一個時辰即過去了。大爺急他怎的嘎！”余謙看了一看，真正風色更大，也不敢諄諄催他開船。

到日落時，那風不見停息，祇見船家又是一大托盤捧進六碗飯菜，仍擺在小桌上，又叫聲：“請爺用晚飯。”駱宏勛道：“不用了，方纔吃得中飯，心中納悶，肚內不餓；蒙送來，再用些吧。”同余謙又些微用了些。船家仍又收去，又是一壺好茶來。余謙又叫：“船家，天已晚了，趁此時不過江，夜間如何開船？”船家道：“大爺放心，哪怕他半夜息風，我們也是要開船的。”不多一時，送進一枝燭臺，上插一枝通宵紅燭，用火點著放在桌上。跟手又是九大盤，乃是火肉、雞胗、鯽魚、爆蝦、鹽蛋、三鮮、瓜子、花生、蒲薺之類，一大壺木瓜酒，兩個細磁酒杯，擺在桌上，又叫聲：“請用晚酒。”駱宏勛打算不過多給他兩把銀子，也不好推辭，同余謙二人坐飲。

余謙道：“諒今日不能過江，少不得船上歇宿。小的細想：過江之船，那裏有這些套數，恐非好船。大爺也少飲一杯，我們也不打開行李，就連衣而臥。又將兵器放在身邊，若是好船呢，今日用他兩頓飯，一頓酒，過江之後多秤兩把銀與他；果係不良之人，小的看他共有十數個騷人，我主僕亦不怕他。祇是君子防人，不得不預為留神！”駱宏勛道：“此言有道理。”略飲幾杯，叫船家收去。余謙又道：“看光景是明日過江了。”船家道：“待風一停，我等就開船。大爺同大爺若愛坐呢，就在船中坐待；倘若困倦，且請安臥。”余謙道：“但是風一停時，就過江要緊，莫誤我們之事。”船家道：“曉得，曉得！”余謙揭起兩塊船板，將兩副行李、兩口寶劍、兩柄板斧俱拿上來，仍將船板放下，拿一副行李放在裏邊，駱大爺倚靠。余謙把船門關閉，將自己行李靠船門鋪放，自己也連衣倚靠。駱大爺身邊兩口寶劍，自家身邊兩把板斧。暗想道：“就是歹人也得從船門而入，我今倚門而臥，怕他怎的！”因此放心與駱大爺倚靠一會，不覺二人睡了，直至次日天明方醒。

余謙睜眼一看，船內大亮。連忙起來喚醒大爺，開船門探望一會，不是昨日灣船所在，怎移在這裏？船家笑道：“已過江了，大爺還不知麼？”余謙得知已過江，送走向船門仔細一看，卻在江邊這邊。進船回駱大爺道：“夜間已經過江，我等尚不知道。”駱大爺道：“既已過江，把駕掌叫來，問他船飯錢共該多少，秤付與他，我們好雇杭州長船。”余謙將船家喚進，問：“船飯錢共該多少？秤給你們，我好雇船長行。”那船家笑答道：“大爺把的多，我們也說少；要得少，大爺也說多。離此不遠，有一船行主人，我同大爺到他那行內，說給多少，爭不爭自有安排；且大爺與大爺還要雇杭州長船，就便行內寫他一隻亦是便事。”駱宏勛聞他之言甚是合宜，說道：“我們的包裹行李無人挑提，如何是好？”船家道：“那個自然是我們船上人挑送，難道叫大爺挑不成！”駱宏勛見船家和氣，說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於是，起船板將包袱搬出，十數個船家扛起奔行而去。駱大爺身佩雙劍。余謙想道：“船行自然開在江邊，走了這半日還不見到？”心中狐疑，問那扛包袱的人，道：“走了這半日，怎還不見到？”那人道：“快，快，快，不久就到的。”

走過三二里路的光景，轉過空山頭，方看見一座大莊院。及至門首，扛包袱之人一直走進去了。駱宏勛、余謙隨後也至門首，抬頭往門內一張，心中打了一個寒噤，將腳步停住，道：“今到了強盜窩內了。”祇見那正堂與大門並無間隔，就是這樣一個大客廳，內中坐著七八十個大漢，盡是青紅綠彩，五色面皮，都是長大身材。早看見門外二人，談笑自若，全然不睬。駱宏勛對余謙道：“既係船行，則是生意人等，怎麼有這惡面皮之人？必非好人，我等不可進去！”余謙道：“我們包袱行李已被他們挑進去，若不進去，豈不白送他了？事已到此，死活存亡也說不得了，少不得進去走走。”主僕二人邁步進門。那門下坐的人祇當看不見，由他二人走進了二門。見自己包袱在天井外，挑包袱之人一個也看不見；抬頭一看，祇見大廳之上就有張花梨木的桌子，兩把椅子，並無擺設。余謙道：“大爺在廳上坐坐，等他行主。”駱宏勛走上廳來坐下，余謙門外站立。等了頓飯時候，從內裏走出兩個人來。余謙問道：“行主人怎還不出來？”那兩人道：“我主人纔起來哩。”竟往外邊去了。又等了頓飯之時，裏邊有一人走出來。余謙焦躁道：“好大行主！我等來了這半日，怎這等大模大樣怠慢客人？”那個人道：“莫忙呀！我主人纔在裏面梳洗哩。”說了一句，也往前邊去了。候了半日之後，裏邊又走出一個人來。余謙大怒道：“從來沒見一個船行主人做這些身分！若不出來，我就搬行李走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主人吃點心，就出來了。”亦赴前邊去了。駱宏勛意欲走罷，又無人挑擔包袱。

自天明時來到，直等到中飯時分，听得裏邊一人問道：“魚缸上送魚來否？”又听一人回道：“天未明時，他就送了三十擔魚到了。”那人道：“不足中飯菜用。分付廚下再宰九十隻雞，百十隻鴨，添著用吧！”駱宏勛、余謙二人听得此言，暗驚道：“這是甚等人家？共有多少人口？三十擔魚尚不足用一頓飯菜，還宰雞鴨添用！”正在驚訝時，祇見四五個人扛著物件：一個人肩扛一個大銅算盤，一個人手拿二尺餘長一把琵琶戥子，兩個人同抬一把六十斤的鐵夾剪。算盤、戥子放在桌上，夾剪掛在壁上。一個人說道：“老爺出來了！”駱宏勛、余謙往外一看，祇見一人有六十多歲年紀，臉似銀盆，細嫩可愛，有一丈三尺長，身軀魁偉，頭戴一個張邱氈帽，前面釘了一顆兩許重一個珍珠，光明奪目；身上穿一件玫瑰紫的棉襖，外有一件深藍杭綾面子、銀紅湖縐裏子的大

衣，也不穿在身上，肩披背後；腿上一雙青緞襪，元緞鞋也不拔上，拖在腳上，一步一步上廳來，也不與駱宏勛見禮，亦不與他答話，將身子斜靠在花梨桌上，一副驕傲氣象。又見扛包袱的船家十數人進來，站在門旁。那行主罵道：“幾時上得船，船上怎樣款待，共幾位客人？細細說來！”也不知船家與行主是何算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